

责任编辑 马 平

外国童话名作选

本社编

未来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13 字数175,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00

统一书号：10303·86 定价：2.15元

## 目 录

### 安徒生童话 【丹麦】 叶君健译

海的女儿..... ( 1 )

皇帝的新装..... ( 26 )

卖火柴的小女孩..... ( 32 )

丑小鸭..... ( 36 )

野天鹅..... ( 47 )

### 格林童话 【德国】 魏以新译

灰姑娘..... ( 66 )

渔夫和他的妻子..... ( 74 )

小红帽..... ( 82 )

白雪公主..... ( 86 )

### 王尔德童话 【英国】 巴 金译

快乐王子..... ( 95 )

夜莺与蔷薇..... ( 106 )

忠实的朋友..... ( 114 )

星 孩..... ( 127 )

**贝洛尔童话 【法国】**

睡美人.....宋久译（144）

小拇指.....戴望舒译（150）

**豪夫童话【德国】**

矮子“鼻儿”.....傅 寰译（160）

**比安基童话【苏联】**

小老鼠比克.....鲍倏萍译（187）

**捷列绍夫童话【俄国】**

霞公主.....王 汶译（213）

**德国童话**

爱跳舞的公主.....宋 久译（228）

**南斯拉夫童话**

皇帝的鬼耳朵.....程相文译（238）

# 海的女儿

〔丹麦〕安徒生\*

叶君健 译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象最美丽的矢车菊的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象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又是那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一个地联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

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那儿只是一片铺满了白砂的海底。不是的。那儿还生长着最奇异的树木和植物。它们的枝干和叶子是那么柔软，只要水轻微地流动一下，它们就摇动起来，好象活的一样。所有的大鱼小鱼在这些枝子中间游来游去，就象天空的飞鸟。海里最深的地方是海王宫殿所在的处所。它的墙是珊瑚砌成的，尖顶的高窗子是最亮的琥珀造成的；不

安徒生（1805-1875）丹麦童话作家。生于鞋匠家庭，童年生活贫苦。早期写有诗歌、剧本和长篇小说《即兴诗人》等。1835年开始写童话，共写一百六十余篇。他的部分作品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想象丰富，情节生动，语言朴素。

过屋顶上却铺着黑色的蚌壳，它们随着水的流动可以自动开合。这是怪好看的，因为每个蚌壳里面含有亮晶晶的珍珠。随便哪一颗珍珠都可以成为皇后帽子上最主要的装饰品。

住在海底的海王好多年来就是一个鳏夫，但是他有母亲为他管理家务。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可是对于自己的高贵的出身感到不可一世，因此她的尾巴上老戴着一打牡蛎——其余的显贵每人只能戴上半打。除此以外，她是值得大大称赞的，特别因为她非常喜爱那些小海公主——她的孙女。她们是六个美丽的孩子，而六个当中，那个顶小的又要算最美丽了。她的皮肤又光又嫩，象玫瑰的花瓣；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象最深的湖水。不过，跟其他的公主一样，她没有腿；她的下半截身子是一条鱼尾。

她们可以把漫长的日子全部消磨在皇宫里，她们可以在墙上长着鲜花的大厅里玩耍。那些琥珀镶的大窗子是开着的，鱼儿向着她们游来，正如我们打开窗子的时候燕子会飞进来一样。不过鱼儿会一直游到这些小公主的跟前，在她们的手里找东西吃，让她们抚摸自己。

宫殿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长着许多火红的和深蓝色的树木，树上的果子亮得象黄金，花朵开得象燃烧着的火，花枝和叶子在不停地摇动。花园的地上全是最细的沙子，但是蓝得象硫磺发出的光焰。在那儿，到处都闪耀着一种奇异的蓝色光采。你很容易以为你是高高地在空中而不是在海底，你的头上和脚下全是一片蓝天。当海是非常沉静的时候，你可瞥见太阳：它象一朵紫色的花，从它的花萼里射出各色各样的光。

每一位小公主在花园里都有自己的一小块地，可以随意在上面栽种。这一个小公主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象一条鲸鱼；那一个小公主觉得要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象一条小人鱼。可是最

年幼的那位公主却把自己的花坛布置成圆形，很象一轮太阳；同时她也只种发出太阳一样红光的花朵。她是一个古怪的孩子，不大爱讲话，总是静静地在想什么事情。当别的姊妹们用她们从沉船里所得到的最奇异的东西来装饰她们的花园的时候，她除了象高空的太阳一样艳红的花朵以外，只愿意有一个美丽的大理石像。这是一个美丽的男子的石像；它是用一块洁白的石头雕出来的，是跟一条遭难的船一同沉到海底的。她在石像旁边种了一株象玫瑰花那样红的垂柳。这株树长得非常茂盛。它的秀嫩的枝叶垂在石像上面，一直垂到蓝色的沙底。它的倒影带有一种蓝紫的色调。象它的枝条一样，它的影子也从不静止：树根和树顶看起来好象在作互相亲吻的游戏。

她最愉快的事情是听一些人间世界的故事。她的老祖母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关于船只和城市、人类和动物的知识讲给她听。特别使她感到美丽的一件事情是：地上的花儿能散发出香气，而海底下的花儿却不能；地上的森林是绿色的，而且人们所看到的、在树枝间游来游去的鱼儿会唱出清脆好听的歌，叫人感觉愉快。老祖母所谓的“鱼儿”，事实上就是一些小鸟，但是假如她不这样讲，小公主们就听不懂她的故事，因为她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只雀子。

“等你们满了十五岁，”老祖母说，“我就许你们浮到海面上去。那时你们可以在月光底下，坐在石头上面，看巨大的船只在你们身边驶过去。你们也可以看到树林和城市。”

过了一年，这些姊妹中有一位满十五岁了，可是其余的呢——唔，她们一个比一个小一岁。因此，最年幼的那位公主还要足足地等上五个年头，才能够从海底浮上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世界。不过每一位公主都答应下一位公主说，她要把第一天看到的和发现的最美丽的东西讲给大家听，因为她们的祖母所讲

的确实不太够——而她们希望了解的东西真不知有多少！

她们谁也没有象最年幼的那个妹妹渴望得厉害，而她恰恰要等得最久，同时她又是那么沉默和有思虑。不知有多少夜晚，她站在开着的窗边，透过深蓝色的海水，朝上面凝望，凝望着鱼儿挥动它们的尾巴和鱼翅。她还看到月亮和星星——当然，它们射出的光有些发淡，但是透过一层水，看起来要比在我们人的眼中大得多。假如有一块类似黑云的东西在它们下面浮过的话，她便知道不是一条鲸鱼在她上面游过，便是一条装载着许多旅客的船驶过。可是这些旅客再也想象不到，他们下面有一位美丽的小人鱼，在朝着他们的船底伸出她的一双洁白的手。

现在最大的那位公主已经到了十五岁，可以升到水面上去了。

当她回来的时候，她有无数的事情要讲；不过她说，最美的事情是当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在月光底下躺在一个沙滩上，紧贴着海岸，凝望那个大城市里亮得象无数星星的灯光，静听音乐、闹声以及马车和人的声音，观看教堂的圆顶和尖塔，倾听丁当的钟声。正因为她不能到那儿去，所以她也就最渴望这些东西。

啊，最小的那位妹妹听得多么出神啊！当她晚间站在开着的窗边、透过深蓝色的海水朝上望的时候，她就想起了那个大城市和里面嘈杂的声音。她好象能听到教堂的钟声在向她飘来。

第二年，第二个姐姐得到许可，可以浮出水面随便向什么地方游去了。她跳出水面的时候，太阳刚刚下落；她觉得这景象真是万分美丽。她说，这时整个天空看起来象是一块黄金，而云块呢——唔，它们的美她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它

们在她头上掠过，一忽儿红，一忽儿紫。不过，比它们飞得还要快的、象一片又长又白的面纱的东西，是一群掠过水面的野天鹅。它们正飞向太阳。她也向太阳游去。可是太阳下落了。一片玫瑰色的晚霞，慢慢地在海面和云块之间消逝了。

又过了一年，第三个姐姐浮上去了。她是她们中间最大胆的一个，因此她游到一条流入海的大河里去了。她看到一些美丽的青山，上面种满了一行一行的葡萄。宫殿和田庄在郁茂的树林中隐隐地露在外面；她听到各种鸟儿唱得那么美，太阳照得那么暖，她有时不得不沉入水里，好使她的灼热的面孔清凉一下。在一个小河湾里，她碰到一群人间的小孩子；他们光着身体，在水里游来游去。她倒很想跟他们玩一会儿，可是他们吓了一跳，逃走了。于是一个小小的黑色动物走了过来——这是一条小狗。但是她从来没有见过小狗。它对她汪汪地叫得那么凶狠，使得她害怕起来，赶忙逃进大海。可是她永远忘记不了那壮丽的森林，那绿色的山，那些可爱的、能够在水里游泳的小宝宝——虽然他们没有鱼那样的尾巴。

第四个姐姐可没有那么大胆了。她停留在荒凉的大海上。她说，最美的事就是停在海上：因为你可以从这儿向四周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去，同时天空悬在上面，象一个巨大的玻璃钟。她看到过船只，不过这些船只离她很远，看起来象一些海鸥。她看到过快乐的海豚翻斤头，庞大的鲸鱼从鼻孔里喷出水来，好象有无数的喷泉围绕着它们。

现在临到第五个姐姐了。她的生日恰巧是在冬天，所以她能看到其他的姐姐们第一次浮出海面时没有看到的東西。海染上了一片绿色；巨大的冰山在四周移动。她说，每一座冰山看起来象一颗珍珠，可是却比人类所建造的教堂的塔还要大得多。它们以种种奇奇怪怪的形状出现；它们象钻石似地射出光采。

她曾经坐在一座最大的冰山上，让海风吹着她的细长的头发，所有的船只绕过她所坐着的那块地方，都惊惶地远远避开。不过黄昏时分，天上忽然起了一片乌云。电闪起来了，雷轰起来了，黑色的巨浪掀起整片的冰块，使它们在血红的雷电中闪着光。所有的船只都收了帆，造成一种惊惶和恐怖的气氛；但是她却安静地坐在那座浮动的冰山上，望着蓝色的闪电，弯弯曲曲地射进反光的海。

这些姊妹当中，随便哪一位只要第一次升到海面上，总是非常高兴地观看这些新鲜和美丽的东西。可是现在她们都已经是大女孩子了，可以随便浮到她们喜欢去的地方去了，这些东西也就不再能太引起她们的兴趣。她们都渴望回家。一个多月以后，她们就说：究竟还是在海里好——在家里是多么舒服啊！

黄昏的时候，五个姐妹常常手挽着手浮上去，在海面排成一行。她们唱出好听的歌声——比任何人类的声音还要悦耳。当风暴快要到来、她们认为有些船只快要出事的时候，她们就浮到这些船的面前，唱起非常美丽的歌来，说海底是多么可爱，同时告诉那些水手不要害怕沉到海底；然而那些人却听不懂她们的歌词。他们以为这是巨风的声息。他们也想不到他们会在海底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因为如果船沉了的话，船上的人也就淹死了，他们只有作为死人才能到达海王的宫殿。

有一天晚上，当姐妹们这么手挽着手浮出海面的时候，最小的那位妹妹单独地待在后面，瞧着她们。看样子，她好象要哭一场，不过人鱼是没有眼泪的，因此她更感觉难受。

“啊，假如我是十五岁就好了！”她说。“我知道我会喜欢上面的世界，喜欢住在那个世界里的人的。”

最后她真的到了十五岁了。

“你知道，现在你可以离开我们的手了，”她的祖母老皇太后说。“来吧，让我把你打扮得象你的那些姐姐一样吧。”

于是她在小姑娘的头发上戴上一个百合花编的花环，不过这花的每一个花瓣是半颗珍珠。老太太又叫八个大牡蛎紧紧贴在公主的尾巴上，表示她的高贵身份。

“这叫我真难受！”小人鱼说。

“当然罗，为了漂亮，一个人是应该吃点苦头的。”老祖母说。

哎，她多么想摆脱这些装饰品，把沉重的花环扔到一边啊！她戴着花园里的那些红花要适合得多，但是她不敢这样做。“再见吧！”她说。于是她轻盈和明朗得象一个水泡，冒出水面了。

当她把头伸出海面的时候，太阳已经下落了，可是所有的云块仍然象玫瑰花和黄金似地发着光；同时，在淡红色的天上，太白星已经在美丽地、光亮地 着眼睛。空气是温和的、新鲜的。海非常平静。那儿停着一艘有三根桅杆的大船。船上只挂了一张帆，因为没有一丝儿风在吹动。水手们都坐在护桅索的周围和帆桁上。

空中有音乐，也有歌声。天色越来越暗，各种各样的灯笼一齐亮起来了。它们看起来就象飘在空中的世界各国的国旗。小人鱼一直向船舱的窗口游去。每当海浪把她托起来的时候，她可以透过象镜子一样发亮的窗玻璃，看见里面站着许多服装华丽的男子；但他们之中最美的是那个有一对大黑眼珠的王子：他的年纪无疑只不过十六岁。今天是他的生日。正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才显得这样热闹。

水手们在甲板上跳着舞。王子走出来的时候，有一百多发火箭一齐向天空射出。它们照耀得如同白昼，因此小人鱼非常

惊恐，赶快沉到水底。可是不一会儿，她又把头伸出来了——这时她觉得好象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她身上落下来。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焰火。许多巨大的太阳在周围发出嘘嘘的响声，光彩夺目的火鱼向蓝色的空中飞跃，这一切都映到清澄平静的海上。这只船全身被照得那么亮，每一根细小的绳子都可以看得出来，船上的人当然就看得更清楚了。啊，那位年轻的王子多美丽啊！当音乐在这光辉灿烂的夜里慢慢消逝的时候，他跟水手们握着手，大笑着，微笑着……

夜已经很深了；但是小人鱼没有办法把她的视线从那艘船和这位美丽的王子身上移开。那些采色的灯笼熄了，火箭不再向空中发射了，炮声也停止了。可是在海的深处，起了一片嗡嗡隆隆的声音。她坐在水上，一起一伏地飘着，所以她能看到船舱里的东西。可是船加快了速度；船上的帆都先后张起来了。浪涛大起来了，沉重的乌云浮起来了，闪电在远处掣起来了。啊，可怕的大风暴快要来了！水手们因此都收了帆。大船在这狂暴的海上摇摇摆摆地向前急驶。浪涛象庞大的黑山似地高涨起来。它想要折断桅杆。可是船象天鹅似的，一忽儿投进洪涛里面，一忽儿又在高大的浪头上抬起头来。

小人鱼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航行，可是水手们的想法却不是这样。这艘船现在发出碎裂的声音；它的粗厚的板壁被袭来的海浪打弯了。船桅象芦苇似地在半中腰折断了。后来，船开始倾斜，水向舱里涌了进来。这时小人鱼才知道他们遭到了危险。她也得提防飘在水上的船梁和船的残骸。

天空马上变得漆黑，她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过当闪电掣起来的时候，天空又显得非常明亮，使她可以看出船上的每一个人。现在每个人都在尽量为自己寻找生路。她特别注意那位王子。当这艘船裂开、向海的深处下沉的时候，她看到了他。她

马上变得非常高兴起来，因为他现在要落到她这儿来了。可是她又记起人类是不能生活在水里的，他除非成了死人，是不能进入她父亲的宫殿的。

不成，决不能让他死去！所以她在淌着水的船梁和木板之间游过去，一点也没有想到它们可能把她砸死。她深深地沉入水里，接着又在浪涛中高高地浮出来，最后她终于到达了王子的身边。在这狂暴的海里，他快没有力量再浮起来了。他的手臂和腿开始支持不住，他的美丽的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要不是小人鱼及时赶到，他一定会淹死的。她把他的头托出水面，让浪涛带着她跟他一起，随便飘流到什么地方去。

天亮的时候，风暴过去了。那条船连一点痕迹也没有剩下来。鲜红的太阳升起来了，明亮地在水上照耀着。它好象在王子的脸上注入了生命。不过他的眼睛仍然闭着。小人鱼把他清秀的高额吻了一下，把他水淋淋的长发理向脑后。她觉得他的样子很象海底下她的小花园里的那尊大理石像。她又重新吻了他一下，希望他能苏醒过来。

现在她看见她前面展开一片陆地和一群蔚蓝色的高山——山顶上闪耀着的白雪看起来象睡着了的天鹅。沿着海岸是一片美丽的绿色森林，森林前面有一个教堂或者修道院——她不知道究竟叫什么，但反正是一个建筑物。建筑物的花园里长着一些柠檬树和桔子树，建筑物的门前栽着很高的棕榈。海在这儿形成一个小湾；水非常平静，但是从这儿一直到那积得有许多细沙的石崖附近，都是很深的。她带着美丽的王子向那儿游去。她把他放到沙上，特别仔细地使他的头高高地搁在温暖的太阳光里。

钟声从那幢雄伟的白色建筑物中响起来了，有许多年轻女子穿过花园走出来。小人鱼远远地向海里游去，游到冒在海面

上的几块大石头后面。她用许多海水泡沫盖住了头发和胸脯，好让谁也看不见她的小小的面孔。她在这儿凝望着，看有谁会到那个可怜的王子的身边去。

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女子走过来了。她似乎非常吃惊，不过时间并不久。于是她找来了许多人。小人鱼看到王子渐渐苏醒过来了，并且向周围的人露出笑容。可是他却没有对她露出笑的表情：当然，他一点也不知道救他的人就是她啊。她感到非常难过。因此当他被抬进那幢高大的房子去的时候，她就悲哀地跳进海里，回到她父亲的宫殿里去了。

她本来一直是个沉静和有思虑的孩子，现在她变得更加这样了。她的姐姐们都问她，她第一次升到海面上去的时候究竟看见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她什么也说不出。

有好多晚上和早晨，她浮出水面，向她曾经放下王子的地方游去。她看到花园里的果子熟了，被摘下来了；她看到高山顶上的雪融化了；但是她看不见那个王子。所以她每次回家来，总是更感觉痛苦。她的唯一安慰是坐在她的小花园里，双手抱着与王子相似的那尊美丽的大理石像。可是她再也不照料她的花儿了。这些花儿好象生在旷野里一样，长得满地都是，它们的长茎和叶子跟树枝交织在一起，使这地方显得非常阴暗。

最后她再也忍受不住了。不过只要她把她的心事告诉了一个姐姐，其余的姐姐马上也就知道了。但是她们只把这秘密转告了几个自己的知心朋友；除了她们和别的一两个人鱼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她们之中有一位知道那个王子是什么人。她也看到过那次在船上举行的庆祝。她知道这位王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的王国是在什么地方。

“来吧，小妹妹！”别的公主们说。她们把手搭在彼此的

肩上，成一长排地升到海面，一直游到一个她们认为是王子的宫殿的地方。

这宫殿是用一种发光的淡黄色石块建筑的，里面有许多宽大的大理石台阶——有一个台阶还直接伸到海里。华丽的、金色的圆塔从宫殿顶上伸向天空。在围绕着这整个建筑物的圆柱中间，立着许多大理石像。它们看起来跟活人一样。透过那些高大的明亮的窗玻璃，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悬着贵重的丝窗帘和织锦，墙上饰有大幅的图画——就是光看看这些东西也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啊。在最大的一个厅堂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喷泉在喷水。水花一直向上面的玻璃圆屋顶射去，同时太阳却透过玻璃射下来，照在水上，照在大水池里的植物上。

现在她知道了王子是住在什么地方。她在那儿的水上度过了几个黄昏和黑夜。她远远地向陆地游去，比任何别的姐姐去的地方还远。的确，她甚至游进那条狭小的河流里，一直游到那个壮丽的大理石阳台下——大理石阳台的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水上。她在这儿坐着，瞧着年轻的王子，而王子却以为月光中只有他一个人呢。

有好几个晚上，她看见他在音乐声中乘着那艘飘着许多旗帜的华丽的船。她从绿灯心草中向上面偷望。风吹起她的银白色的长面罩的时候，如果有人看到她，他们总以为那是一只天鹅在展开它的翅膀。

有好几个夜里，渔夫们打着火把出海捕鱼，她听到他们说了许多称赞王子的话。她高兴起来，觉得浪涛把他冲得半死的时候，是她来救出他的生命的。她记起他的头怎样紧紧地躺在她的怀里，她怎样热情地吻着他。可是这些事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就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她啊。

她渐渐开始爱起人类来了，渐渐开始盼望能够生活在他们中间了。她觉得他们的世界比她的天地大得多。的确，他们能够乘船在海上行驶，能够爬上高耸入云的大山，同时他们所有的土地，连带着森林和田野，伸展开来，使得她连望都望不到尽头。她希望知道的东西真是不少，可是她的姐姐们都不能回答她的一切问题。因此她只有问她的老祖母了。她的老祖母对于“上层世界”——这是她对于海上面的国家所起的恰当的名字——的确知道得相当清楚。

“如果人类不淹死的话，”小人鱼问，“他们会永远活下去么？他们会不会象我们住在海里的人一样死去？”

“一点也不错，”老祖母说，“他们也会死的，而且他们的生命甚至比我们还要短促呢。我们可以活到三百岁，不过我们在这儿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水上的泡沫了。我们甚至连一座坟墓也不留给我们心爱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不灭的灵魂。我们从来得不到一个死后的生命。我们象绿色的海草一样，只要一割断，就再也绿不起来了！相反地，人类有一个灵魂；它永远活着，即使身体化为尘土，它还是活着的。它从晴朗的天空升上去，一直升到闪耀的星星上！正如我们升到水面、看到人间的世界一样，他们升到我们永远不会看见的那些神秘华丽的地方去。”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不灭的灵魂呢？”小人鱼悲哀地问。“只要我能够变成人，可以进入天上的世界，哪怕在那儿生活一天，我都愿意放弃我在这儿所能活的几百岁的生命。”

“你决不能起这种念头，”老祖母说。“比起上面的人类来，我们在这儿的生活要幸福和美好得多！”

“那末我就只有死去，变成泡沫在水上飘了。我再也不能听见浪涛的音乐，再也不能看见美丽的花朵和鲜红的太阳了！”

难道我没有办法能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吗？”

“没有！”老太太说。“只有当一个人爱你、把你当做比他父母还要亲切的人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全部思想和爱情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只有当他让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里，答应现在和将来永远对你忠诚的时候，他的灵魂才会转移到你的身上，你才会得到一份人类的快乐。他会给你一个灵魂，同时又使他自己的灵魂保持不灭。但是这类事情是永远不会有！我们在海底这儿所认为美丽的东西——你的那条鱼尾巴——他们在陆地上却认为非常难看：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丑。在他们那儿，一个人想要显得漂亮，必须生有两根呆笨的支柱——他们把这种支柱叫做腿！”

小人鱼叹了一口气，悲哀地望了一眼自己的鱼尾巴。

“我们放快乐些吧！”老祖母说。“在我们能活着的这三百年中，让我们跳舞游戏吧。这究竟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坟墓里愉快地休息。今晚我们就在宫里来开一个舞会！”

那真是一个壮丽的场面，人们在陆地上是永远看不见的。宽阔的舞厅里，墙壁和天花板都是用厚而透明的玻璃砌成的。成千成百的草绿色和粉红色的大贝壳一排排地站在四边；贝壳里燃着蓝色的火焰，照着整个舞厅，照透墙壁，因而也照亮了外面的海。人们可以看到无数大小的鱼群向这座水晶宫游来，有的鳞上发着紫色的光，有的亮得象白银和金子。一股宽阔的激流穿过舞厅的中央，海里的男人和女人唱着美丽的歌，就在

原文是Siden kan man desfor i eligere hvile sig ud i sin Grav，上面说人鱼死后变成水上的泡沫，这儿却说人鱼死后在坟墓里休息。作者写到这儿大概忘记了前面的话。

这激流上跳舞。这样优美的歌声，住在陆地上的人是唱不出来的。

在这些人当中，那个小人鱼唱得最美。大家为她鼓掌；她心中有好一会儿感到非常快乐，因为她知道，在陆地上和海里，只有她的声音最美。不过她马上又想起上面的那个世界了。她忘记不了那个美貌的王子，也忘记不了她因为没有他那样不灭的灵魂而起的悲愁。因此她偷偷地走出了她父亲的宫殿；当宫里正充满着歌声和快乐的时候，她却悲哀地坐在她的小花园里。忽然，她听见一个号角的声音从水上传来。她想：“一定是他在上面行船；他——我爱他胜过我的爸爸和妈妈；他——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他；我要把我一生的幸福放在他的手里。我要牺牲一切来争取他和一个不灭的灵魂。现在，当姐姐们正在父亲的宫殿里跳舞的时候，我要去拜访那位海的巫婆。我一直非常害怕她，但是她也许能教给我一些办法和帮助我的。”

于是小人鱼走出花园，向一个掀起泡沫的漩涡走去——女巫就住在漩涡的后面。她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这儿没有花，也没有海草；只有光溜溜的一片灰色的沙底，向漩涡那儿伸去。水在这儿象一架喧闹的水车似地旋转着，把它所碰到的东西都卷到水底。要到巫婆所住的地区去，必须走过这激转的的漩涡。有好长一段路，她必须通过一块冒着热泡的泥地：巫婆把这地方叫做她的泥煤田。泥地的后面有一个可怕的森林，巫婆的房子就在里面；所有的树和灌木林全是珊瑚虫——一种半植物和半动物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很象地里冒出来的多头蛇。它们的枝丫全是长长的、粘糊糊的手臂，它们的手指全象蠕虫一样柔软。它们从根到顶，都一节一节地在颤动，它们紧紧地盘住它们在海里所能抓得到的东西，一点也不放松。